

《鸡峯普济方》作者考

张宗栋

《鸡峯普济方》（下简称《鸡方》）是一部有影响的宋代医书，但其作者是谁，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检阅历代文献资料，大致有以下几种提法：1，张锐；2，孙兆；3，张涣；4，张焕；5，待考。据《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载国内所藏皆为道光八年（1828年）汪士钟艺芸书舍复南宋刊本。中医古籍出版社曾有影印本，上海中医文献研究所古籍研究室中国医学珍本丛书编选小组曾缩印出版，均题作“宋·张锐编撰”。查宋刊本未署作者姓名，书之每卷首行大题之下仅署“冯翊贾兼重校定”。本文就此问题作一探讨，并就教于方家。

《鸡方》反映的时代特征及流传简况

《鸡方》卅卷，编选了《外台秘要》、《千金方》、《圣惠方》、宋仁宗、神宗时代之刘元宾《神巧万全方》、宋人验方、民间单方等三千余首，尚有刘子仪（元宾）、孙尚药医论、孙兆医案，方简法备，剖析翔实，切于实用，非宋代一般集方书者可比。书中所述为仁宗、英宗、神宗时代之人物甚多，如丁谓、狄青、张芸叟、韩正彦、郝质等。注明时间者如《鸡方》242页“沉香散”方下曰：“建安林回甫秘校，熙宁（神宗年号，1068——1077年）中与予同客龙门。”279页：“庚戌八月十二日（熙宁

三年（1070年）夜梦为费无真县尉治水方。”书中避讳字如“恒”作“恒”、“玄”作“玄”、“法”作“法”、“鹭”作“鹭”，皆缺笔，是为北宋避讳习惯用字，“部署”官名的出现，正是该书部分内容成于英宗（1064——1067）之前的标志。而“丸”作“元”和不避“慎”字，则反映该书刊刻于钦宗之后、孝宗之前的高宗时期。书中336页“泻青丸”方中之“龙胆”，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作“龙脑”^③；338页“地黄丸”治“小儿胃气不和，食少黄瘦”。而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则治“肾怯失音、囟门不合、神不足、目中白睛多、面色黄、眦白等”^④。可知该书稿早于钱乙之《小儿药证直诀》。

《鸡方》于高宗时刊刻后，孝宗时之夏子益《卫生十全方》曾摘其书卷廿六“奇疾”中三十八方，附其书中，后人多作《夏子益奇疾方》^⑤刊单行本。其后张杲《医说》曾引“诸论”中多条^⑥。朱佐《朱氏集验方》曾引其书中“保灵丹”等数方^⑦。元·释继洪《澹寮集验方》多引其医论及方。明·朱橚《普济方》曾引该书中“玉蕊丸”等多方^⑧。上述引录者皆称《鸡方》，未署作者姓名。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幼幼新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宋史·艺文志》、《证治准绳》、《本草纲目》、《四库全书》、《医方类聚》、《中国医籍考》等均未见著录，可见该书流传稀少。清·道光八年汪士钟复南宋刊本，始署名“宋·张锐编撰”，此后医界多遵之，如丹波元坚《药治通义》，”《中国医学史》、《中国医籍提要》、《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等。汪士钟署张锐撰的理由是张锐曾著有《鸡峯备急方》（下称《备方》）传世，是从其著作《鸡方》中摘出的单行本，顾千里则称“张氏审择荟萃以普济之心成书”^⑨。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必须首先探讨张锐生平及其著作《备方》状况。

张锐及其《备方》

张锐，《宋史》无传。陆心源《宋史翼》为其立传，多取洪迈《夷坚志》内容拼凑而成。称“张锐，字子刚。郑州人。官成州团练史，以医知名”。徽宗政和（1111—1118年）中曾为蔡京之孙妇和刑部尚书慕容彦逢母治病，“绍兴中流落人蜀”^⑩。

《幼幼新书》撰者刘昉与之同时，亦称其为“蜀医”^⑪。又据《夷坚志补》称，“有张锐者，名医，时在成都”，吴少师在关外有疾，尝召其治疗^⑫。吴玠兄弟绍兴四年改守仙人关，与此事合。陈振孙称其为“太医局教授”^⑬，可能徽宗时曾授此衔。以上说明张锐主要活动于徽宗至高宗时代，约1162年之前。

《直斋书录解题》曾载《备方》一卷，为张锐著，“绍兴三年（1133年）序”^⑭。稍后之《幼幼新书》、郭坦之《十便良方》、《朱氏集验方》，元代《澹寮方》、明代《普济方》、《永乐大典》均有引录。《宋史·艺文志》载张锐《备方》一卷。

《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称“张锐《鸡峯方》”，《本草纲目·引据古今医家书目》中有张锐《备方》。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称该书已佚。陈振孙称该书“大抵皆单方”，闻人耆年称其方“皆单行独味，缓急有赖者”^⑮。陆心源认为《鸡方》中有“备急单方”一卷，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说卷数合，“或锐为太医局教授时，取此书而刊之，而陈氏遂属之锐耳”^⑯。《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鸡方》”条，初云“撰人待考”，但后又说“卷卅记录了民间常用备急单方，此卷又有单行本《备方》”。似乎《鸡方》亦为张锐所撰^⑰。笔者因之查阅诸书引自《备方》内容，有的引自《鸡方》卷卅，有的则在其他卷，有的《鸡方》不载。如青龙膏，《朱氏集验方》称出自《鸡峯方》^⑱，其内容与《本草纲目》“鸡峯白花蛇膏”同，称出自《备方》^⑲，而《鸡方》不载；《朱氏集验方》所引苍术丸、养心丹、芎辛散，《鸡

方》皆不载，虽有芎辛散、养心丹之方名，但药物组成不同。《朱氏集验方》所引有没药散，治“妇人月信退出皆如禽兽状”条，称引自“张氏《鸡峯方》”^{①⑨}，而出自《鸡方》卷廿六“奇疾”。

《本草纲目》“牙齿日长”条，称引自张锐《备方》^{②⑩}，此方载《鸡方》“奇疾”。《本草纲目》“老人肾硬”条称引自《备方》^{②⑪}，《普济方》称引自《鸡峯方》^{②⑫}，而出自《鸡方》卷十二。《永乐大典医药集》引录十余条单方，作“张锐《鸡峯方》”^{②⑬}，皆出于《鸡方》卷卅“备急单方”。

综上述，《备方》取《鸡方》内容较多，而袭用“鸡峯”之名，故后世医家引录时，往往只称《鸡峯方》，这就造成混乱。如《朱氏集验方》中，有的称“张氏《鸡峯方》”，有的称“《鸡峯方》”，有的称“《鸡方》”。《澹寮方》引《鸡方》医论及方剂则称《鸡峯方》^{②⑭}。《本草纲目》时称张氏《鸡峯方》，时称《备方》。《永乐大典》时称《鸡峯方》，时称张锐《鸡峯方》。

《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则称“张锐《鸡峯方》”。《中国医籍提要》^{②⑮}、“教材”《中国医学史》^{②⑯}则把《备方》的刊刻时间当作《鸡方》的刊刻年代。因《鸡方》流传稀少，大多医家、目录学家未见到，对其内容不甚了解，将二书混而为一，认为《鸡方》亦为张锐所著。

张锐、张涣皆非《鸡方》作者

张锐所集《备方》一卷，而且“大抵皆单方”，不能和卅卷医论医方皆备的《鸡方》相比，不能因“鸡峯二字相同，即认为《鸡方》亦为张锐所著。上述《鸡方》内容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与张锐所处时代相差甚远：张锐“绍兴中”（1131——1162年）尚在，不可能为70多年前的熙宁（1068——1077年）时人治病。

《备方》刊于绍兴三年并署名作序，何以在此前后出版的《鸡方》却不署名，而署“重校定”者之名？张锐尚在，何以手稿被

人“校定”“重校定”呢？宋元方书，大多附有个人验案或医事，即使引述他人医案，亦注明出处，如与张锐同时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伤寒论医著三种》、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朱佑《朱氏集验方》等。《鸡方》附医案医事甚多，锐为一代名医，书中却无一案一事之记载。以上足证，《鸡方》非张锐所著。

闻人耆年在其《备急灸法·题词》中说：“本朝团练使张涣著《鸡方》，外又立《备急》一卷，其方皆单行独味，缓急有赖者。张公之心，其可谓切于济人者矣！”^{②⑦}这也是闻人氏只见到《备方》而未见到《鸡方》而作的猜测之词，把张锐误记成张涣。《鸡方》宋刊本原未署名，宋人引述亦皆未署名，何以知其为张涣著呢？张涣简历，据元·演山省翁说：“宋朝徽宗朝……太子寿王聪慧，幼时常发病疾，诸大名医莫之能愈，时有草泽医士张涣，挟盪货药于都下，召之入内，用药即效，官至翰林医正。张氏，北人也……”^{②⑧}又《直斋书录解题》：“《小儿医方妙选》，成安大夫惠州团练使张涣撰，四百二十方，涣五世为小儿医，未尝改科，靖康元年为序。”^{②⑨}可知张涣为儿科世医之家，未尝改科，不可能同时刊刻《鸡方》、《备方》和《小儿医方妙选》。可能因与张锐同时，又是名医，又都授过“团练使”，故闻人氏有此误。裘吉生称宋本《备急灸法》“即著《鸡峯方》张涣先生所著”，更属不妥。^{③⑩}

《鸡方》手稿状况

古代医书在卷首大题之下多署作者姓名、职衔、籍贯，有的亦兼附校订者姓名。《鸡方》不署作者姓名而仅署“重校定”者姓名、籍贯，却是古籍中的特殊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鸡方》为作者草稿未曾署名，经校定者整理后出版而致。书中比比皆是的“校定”、“重校定”和“恐传写之误”等语的出现

即是明证。原稿在方剂的药物“分两”、组成和字体书写等方面均有谬误，“校定”者和“重校定”者引《千金方》、《圣惠方》、《指迷方》、《钱氏方》、《卫生秘方》、《南阳活人书》及“家藏方”等来校。如《鸡方》217页，“油骨一穴，校定：当作曲骨。”33页：“校定：英粉不知何物，疑糯米粉也。”351页：“校定：接骨丹用川乌头、草乌头当令炮过，微裂，不可过熟用。”此即对字之误写和药物未注明炮制而作的校定。又如48页：“重校定：三山元，山茵陈无分两，此方《千金方》内亦载之，名曰山茵陈元，山茵陈合用叁两。”76页：“重校定：此方硃砂已下无分两，此方《苏沈良方》亦载之……”330页“重校定：此方内四味无分两，此方本宅家藏方内亦有之……”此即引用各医书来校正方剂“分两”，又有连续两次校定者，如351页：“校定：凤髓不知为何物，疑是草名。重校定：凤髓乃凤眼草。”在191页，有“重校定：马蹄元小苏根，疑是小茴根，恐传写之误”之语，说明该书初稿，未曾署名，辗转传抄，时间一长，从无人知其作者为谁，只能由最后“重校定”者署名出版。

《鸡方》为孙兆编撰

陆心源曾怀疑《鸡方》为孙兆撰，并列五条例证，究嫌不足^③。今结合陆氏之说，做进一步探讨。

一、孙兆生平与《鸡方》所反映的时代特征相符。兆为北宋名医孙用和之子，仁宗光献皇后有疾曾召用和治疗，“服其药果验，自布衣除尚药奉御。用和自此进用。用和本卫人（今河南汲县），以避事客河阳（今河南孟县），善用张仲景法治伤寒，名闻于天下。二子奇、兆，皆登进士第，为朝官，亦善医。”^②据《宋史翼》，孙兆自称为孙思邈后，“陕人”^③。可能祖籍陕，后移居河南。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作为“校正官”的孙兆、孙奇兄弟与林亿、高保衡等共校正医书

十四种，孙氏兄弟约参与了十二种的校正工作。孙兆在参与校正《素问》后，又进行“改误”，并著有《素问注释考误》十二卷^②。兆承家学，治伤寒尤力，曾著《伤寒脉诀》^③、《伤寒方》二卷^④。又著有《孙兆方》、《孙兆口诀》^⑤。曾整理其父之《传家秘宝方》^⑥。作为一代名医，孙兆在参与皇室一起医疗事件中受到沉重打击，险些送命，事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嘉祐八年二月癸未（1063年3月11日），帝（仁宗）不豫。”“甲辰（4月2日），诏前郢州观察推官孙兆，邠州司户参军单骧诊御脉，上初不豫，医官宋安道等进药，久未效，而兆与骧以医术知名，特召之。”经二人治疗，仁宗病情缓解，便对二人进行封赏，“壬戌（4月20日），孙兆为殿中丞，单骧为中都令，仍令校正医书。”但此后不几天，“辛未晦（4月29日），上暴崩于福宁殿。”仁宗侄儿赵曙即位为英宗，把仁宗之死归罪于孙兆、单骧，“嘉祐八年四月甲戌（5月2日），兆编管池州、骧峡州，同时责降者十二人，独骧、兆得远地云”^⑦。此事件苏轼在元丰五年（1082年）曾有追记：“兆与骧入侍，有间，赏赍不赀，已而大渐，二子皆坐诛，赖皇太后仁圣，察其非罪，坐废数年，今骧为朝官，而兆已死矣。”^⑧当时由于光献后及大臣说情：“先帝初进兆药，皆有验。不幸至此，乃天命也，非医官所能及。”才免于一死。综上述，孙兆主要活动于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约1082年之前，这与《鸡方》所反映的时代相合。陈振孙说：“其父子皆以医名，自昭陵（仁宗）迄于熙（宁）、（元）丰，无能出其右者。”^⑨揆之时代特征与《鸡方》之内容，作者当为孙兆。

二、《鸡方》中医案、医事皆署名孙兆。《鸡方》32页，“郭都官久患脚气……兆与《外台》延年茯苓饮……尚若燥热，遂令服紫雪大效”；“少府韩正彦得疾……兆曰：此脚气，令服此汤乃愈”；“部署郝质患脚气……兆令服青木香元”。96页，

“奉职赵令仪妻，忽吐逆大小便不通，烦乱，四肢渐冷无脉，凡一日半，与大承气汤一剂，大便通，脉渐生，翌日乃安。此关格之病，极为难治，兆所见者，惟此一人”。117页，“殿中丞妹，病腹胀……兆按《甲乙经》云……遂与仲景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簿李述之母……兆曰：胸痺也。与仲景三物小陷胸汤”；“著作雷道矩……兆曰：肺中有痰，胸膈不利，令服仲景葶苈大枣汤”；“国博王珣……兆详病证，肺虚，其中客热……与《外台》第十《广济》紫苑汤为元”。236页，“鄜州时节推……兆素不精用针，谨处犀角散治之”。281页，“代州钱防御命孙兆诊之……兆告曰：病名石水。仲景曰：腰下及腹肿者皆利小便；又曰：腹满口苦干燥，此腹中有水也，方以防己葶苈椒目大黄元主之，遂与服三元”。上述医案所用方，《鸡方》皆载录，孙兆选入自己医案目的是证实所选方皆为验证有效者，给读者应用该方起示范作用。

《鸡方》载医事，如111页，“圣力元……治肺间有水……面目浮肿……《道藏·千金髓》方，孙兆尝进”；134页，“大效厚朴煎元：治脾胃虚弱，不入饮食。孙兆曰：补肾不若补脾……”；277页，“神助散：仁宗赐名。治十水之疾……孙兆父子常进”。此皆孙兆自述其事。《鸡方》中医案、医事仅署孙兆，别无他人之名，根据宋元医书惯例，此书当为孙兆所撰。

三、《鸡方》突出水肿病与伤寒的论述和治疗特色与孙兆情况相符。“教材”《中国医学史》：“《鸡方》把水肿病区分为多种不同类型，施之不同治法，它为水肿病的理论研究和临症医疗，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④《鸡方》卷十九把水肿病分成十种类型，载有较多医方和案例，并专列“辨水证”、“论说”、“服药法”、“治风水法”等篇章，对水肿病的形成机理及辨证施治详为剖析。《鸡方》对水肿病的如此重视，尚有其他原因：

《宋史·慈圣曹皇后传》：“晚得水疾，侍医莫能疗。”此事在与太后同时的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十四亦有记载：“太皇太后得水疾，御医不能愈。”这位曹后，乃宋开国功臣曹彬孙女，“仁宗皇帝初纳光献后（曹后），后有疾，国医不效，帝曰，‘后在家用何人医？’后曰：‘妾随叔父官河阳，有疾服孙用和药辄效’，帝寻召用和……”^③正是孙兆父用和通过为曹后治病，孙氏一家自此发迹。当孙兆在治疗仁宗皇帝事件中将被处死时，正是当时垂帘听政的曹后否决了英宗的决定，挽救了孙兆，可以说孙氏一家是对曹后感恩戴德的。孙兆父子皆为御医，为适应为皇室服务的需要，必须对水肿病作深入研究。上述孙兆“尝进”圣力丸，孙兆父子“尝进”十水之剂，而仁宗“赐各神助散”即可见君臣对水肿病的重视。孙兆把水肿病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写入其著作中，是很自然的。

《鸡方》卷首“诸论”列“伤寒表证”、“伤寒表里”等多篇，对之论述甚悉。在卷五又列伤寒“杂治法”。并说：“今将伤寒时气论下、汗、吐、补之法、随顺阴阳证候、不损脾胃保护真源的不误人之诀，尽述于此。”对汤、元、散、下、吐、汗、灸、针、补、按摩、导引、蒸熨、澡洗、悦愉和缓、水、火等治法的应用，作了详细阐述，可谓非得仲景三昧者不能臻此。前已论述，孙兆承家学，善治伤寒，曾有医著及验案传世。孙兆稍后之叶梦得赞扬说：“本朝公卿能医者，高文庄一人而已。尤长于伤寒，其所得者，不可知矣。而孙兆、杜壬之徒、始闻其余绪，尤足名一世。”^④今观《鸡方》中之医案，多是用仲景法，如前引大承气汤治关格、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治腹胀、三物小陷胸汤治胸痞，葶苈大枣汤泻肺、己椒苈黄丸治腹满口苦干燥等，皆说理透闡、辨证精确，药专效捷、非熟谙仲景之说者不能臻此。

四、书中某些内容与孙兆情况相合。《鸡方》对人的称谓多

称字或名，如称刘元宾为刘子仪。而称孙思邈为真人，孙用和为孙尚药。因兆自称为孙思邈后、孙用和为其父，曾封尚药奉御，故有此称。卷首“诸论”的“六淫之病”和“脉形气逆顺”两篇全引自孙尚药。其中说：“平生经验甚多，故集口诀方书，以传于家。”此即后世所称之《传家秘宝方》，其实全称是《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④，与孙兆所引相合。又说：“更有后方，经验颇多，并依四时虚实治疗，录之如左，切在对病详证用之。”引录这些内容，与该书内容很不协调，只能是出于炫耀家法之目的，也只能出于孙兆之手。

《传家秘宝方》曾经孙兆整理。《圣惠方》所载仲景方，其中“芍药”均作“赤芍药”，而孙兆父子引录时多作白芍药^④，本书引录亦多作白芍药，后世医家接受并沿用。《鸡方》在朱肱《南阳活人书》和庞安常《伤寒总病论》之前，改赤芍为白芍，曾被许叔微讥为“背戾”，可见是有创见性的。

《政和本草》中曾录有《孙兆口诀》、《孙兆方》中之方，如“治头痛方”，其组成与用法与《鸡方》260页载方完全相同，治阴症伤寒之“霹霹散”与《鸡方》393页载方相同。《普济方》载“伤寒发斑，孙兆用紫雪”^⑤，此方《鸡方》25页亦载之。孙兆医案：“吴丞相冲卿，忽吐血，孙兆用水蚌粉研细入辰砂，少许，米饭调下三钱，日三服，遂安。兆秘此方，吴以术得之。”^⑥该方载《鸡方》91页，称“凉血散：治上热吐血”。又据《续名医类案》载，孙兆治国婆婆眼疾，内服方中用斑螫，而《鸡方》306页载“三龙眼药”中亦用斑螫。斑螫内服治眼科疾病甚不多见，此案与《鸡方》用药相合，绝非偶然。

孙兆在《鸡方》134页“大效厚朴煎元”方论中提出：“补肾不若补脾，脾既壮，则能饮食，饮食既进，能旺荣卫，荣卫既旺，滋养骨髓，保益精血。”其治疗思想在《鸡方》的伤寒“杂治法”中亦有论述，如强调“保真气、调谷气”、“安养胃

气”，“若其胃气不败，不问强弱老幼，病重病轻，无缘死得。”

孙兆曾主持校定《外台秘要》，《鸡方》中引其方甚多。其医中曾用“《外台》《延年》茯苓饮”、“《外台》第十《广济》紫苑汤”等方，查该方在《外台秘要》卷十，可见孙兆对该书之熟悉。

兆为进士、御医、医书校正官，对朝中医事知之甚悉。如《鸡方》363页，“仁宗皇帝赐狄相公征蛮二十四味”，事在1052年。388页，丁谓奏广南西路转运使进“软朱砂，延寿水仙丹”事，皆当时朝中之事，下层难以得知，又如278页，“青龙丹治水气……张芸叟传此取水数斗”。张芸叟与冯京同时^{④7}，冯京嘉祐初为太常丞直集贤院，熙宁三年为御史中丞，与孙兆同时^{④8}。

五、从避讳情况可证《鸡方》为孙兆书稿。陈垣曾说“宋代避讳之例甚严”^{④9}，作为“进士”、“校正官”的孙兆，对本朝避讳之例是不会有丝毫疏忽的。《鸡方》中避讳之例甚多，如宋太祖赵匡胤之始祖玄朗、祖敬、真宗赵恒之讳字，均缺笔作“玄”、“驚”“恒”。嘉祐八年（1063年），英宗赵曙即位后即下诏：“天下官名、地名、人姓名与御名同者改之。改名部署曰总管。”^{⑤0}然而在《鸡方》32页却载：“部署郝质患脚气……兆令服青木香元。”郝质在仁宗嘉祐六年为代州副部署^{⑤1}，此乃孙兆当时为郝质治疗记录，收入《鸡方》稿本中时，未及时改正。南宋刊此书时，距英宗已远，况英宗在位仅四年，影响不大、限于校定者的避讳知识或疏忽，未能把“部署”改为“总管”。从此案例，足证《鸡方》为孙兆原稿。

明胡应麟《四部正伪》曾列“审核伪书八法”：“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书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事；核之

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作者以观其人。”笔者认为，此“八法”亦可用于对《鸡方》作者的认定。因之，通过上述之考辨，可以认定，《鸡方》的作者为北宋孙兆。

既然《鸡方》为孙兆所著，何以不亲自整理刊刻呢？笔者认为，可能是晚年受到打击，处境坎坷或其他原因所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相国寺附近有孙殿丞药铺，或是孙兆晚年坐堂行医，忙于诊务无暇刊刻。孙兆整理其父之《传家秘宝方》在其生前亦未刊刻：“元丰八年，兆弟宰为河东漕属，吕惠卿帅并，从宰得其书序而刻之。”^⑫其父书尚求他人刊刻，其自著书当然也未能刊刻了。其弟孙宰亦通医，曾在元丰八年为哲宗治病，时任“宣德郎河东相度坑冶”^⑬。与陈振孙所记相符。

注：

①朝鲜金礼蒙等撰《医方类聚》第一分册529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

②宋张锐撰《鸡峯普济方》第9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③④宋钱乙撰《小儿药证直诀》第47页，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年排印本。

⑤肖源等辑《永乐大典医药集》第1070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版。

⑥宋张杲《医说》第三至第八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⑦宋朱佐《朱氏集验方》第213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

⑧明朱橚等辑《普济方》第919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排印本。

⑨同②第11页。

⑩清陆心源撰《宋史翼》第409页，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⑪日本丹波元胤编《中国医籍考》第598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

⑫陶御风等辑《历代笔记医事别录》第128页，天津科技出版社1983年版。

⑬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江南书局光绪九年木刻本。

- ⑭同⑪第255页。
- ⑮清陆心源撰《仪顾堂集》卷十六，福州同治十三年重刊本。
- ⑯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第153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版。
- ⑰同⑦第12页。
- ⑱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第2413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校点本。
- ⑲同⑦第146页。
- ⑳同⑱第739页。
- ㉑同⑱第734页。
- ㉒同⑧第769页。
- ㉓同⑤第284页。
- ㉔同①第654页。
- ㉕中国医籍编写组编《中国医籍提要》第156页，吉林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版。
- ㉖甄志亚等编《中国医学史》第61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
- ㉗同⑪第255页。
- ㉘元曾世荣撰《活幼口议》第48页，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抄本。（该书实为演山省翁撰）
- ㉙同⑬
- ㉚裘吉生撰《三三医书提要汇编》第十三页，湖北中医杂志社翻印。
- ㉛同⑮
- ㉜宋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第15页，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
- ㉝同⑩第799页。
- ㉞清曹禾撰《医学读书志》第60页，中医古籍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
- ㉟唐王焘编《外台秘要》第24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 ㊱同⑪第381页。
- ㊲宋唐慎微编《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第3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
- ㊳宋许叔微撰《伤寒论著三种》第121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排印本。
- ㊴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4775页至4790页，中华书局1985年排印本。
- ㊵宋苏轼撰《东坡志林》第10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排

印本。

④同⑬

⑤同⑫第212页。

⑥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六子部，中华书局1981年排印本。

⑦同⑳。

⑧同⑧第1131页。

⑨清魏之琇编《续名医类案》第28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

⑩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第87页，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

⑪同㉑，第5100页。

⑫陈垣撰《励耘书屋丛刊·史讳举例》第9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⑬同㉑第4795页。

⑭同㉑第4723页

⑮同⑬

⑯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作者工作单位：新疆呼图壁县医院

(本文责任编辑：耿素丽)